

沈湘

李晋瑗

李晋玮

编

纪念文集

人民音乐出版社



念文集

Henxiang)

30

李晋玮编

(111)

沈 湘 纪 念 文 集

李晋瑗 李晋玮 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沈湘纪念文集 / 李晋瑗, 李晋玮编. —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3. 7

ISBN 7-103-02780-3

I. 沈… II. ①李… ②李… III. 沈湘-纪念文集
IV. K825.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4597 号

责任编辑: 姜 群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Http://www.people-music.com

E-mail:copyright@rymusic.com.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5

6.25 印张

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40 册 定价: 10.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 68278400

代序

赵 枫^①

沈湘同志逝世时,由于我也心脏病突发,追悼会和安葬仪式我都没能参加。几年内七次住院,我的老伴和子女们好多次接到病危通知书。但每当我听到有人谈论沈湘同志,或者在我们家人团聚时谈起他,许多往事在我眼前呈现。

第一次知道沈湘同志是在对他“控制使用”的情况下,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时,招待国宾的音乐会常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由于当时友好国家的艺术代表团来北京演出也常在怀仁堂举行,我经常受一些报刊的委托写一些千字文,或者提几条意见供报刊的文学版参考。同时,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余心青先生和我有些私人交往,我又住在中南海的迎春堂,常常被委托组织当时中宣部、统战部和政务院文委的年轻干部作临时观众,因而常常参加这些晚会的组织工作。有一次,晚会结束后,周恩来同志曾经问过人们一句:“怎么音乐学院的那个小胖子男高音没有节目啊?”散会后,我和周扬同志步行回迎春堂,周扬才告诉我,音乐学院的小胖子男高音就是沈湘。因为他牵涉到一个重大的特务案件中,正被长期审查,因而不能到中南海来演出。

1956年,我从文化部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初到时,为了谨慎从事,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对音乐学院仅只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翻阅了沈湘同志的人事档案，了解到原来沈湘同志是由于一个历史偶然事件，被牵涉到一个重大的特务破坏案件之中。就这样，沈湘同志被剥夺了声乐演唱艺术的青春。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意大利人曾经计划过，要在国庆节炮击天安门。日本军官提供迫击炮，而意大利人曾经多次从东交民巷步测到天安门的距离，日本军官根据他步测的距离画出迫击炮的角度，用于瞄准天安门广场。这个意大利人的妻子是师大音乐系教声乐的俄罗斯人（十月革命以后到中国定居的被称为“白俄”的妇女），沈湘同志与这个俄罗斯人都在师大教声乐。有一次，沈湘从天津来到她家送还向这位俄罗斯妇女借用的乐谱时，被在这家“卧底”的公安人员扣留了。后来几个有关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了，沈湘就成了特嫌分子，被列为控制使用的长期审查对象了。这真正是一个偶然的误会，但也确实是一个残酷的误会。后来，中央音乐学院在肃反运动中，沈湘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也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不少师友们提到对沈湘的不公平待遇，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但除了上述的原因外，我还愿意坦率地承认，当时声乐系少数同志对沈湘也有学术上的偏见，在工作上也给沈湘不少不公正待遇。比如说，我刚到音乐学院时，声乐系就有人对我说过：“沈湘嘛！只有唱片上的学问。”（这种“文人相轻”的门户之见在音乐界以民族乐器专业和声乐界为甚）。说到这里，我也想起刚到音乐学院工作的一个故事。当音乐学院党委第一书记被调到北京主持音协工作，我作为第二书记代管工作时，任党委副书记的刘锋锐同志在党委会上汇报党员思想情况时说，有党员教师在议论学校领导人时，也有人说过“赵沨嘛！只有新闻记者的学问。”由此也可见当时文人相轻的情况是十分普遍的。

不少师友们还说，沈湘同志在历届运动中都受到过冲击，我认

为这是不合乎事实的。肃反运动中,由于我还没有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对沈湘受到冲击的详细情况不十分了解。但是在“反右运动”时,沈湘同志已经被系支部划为“右派”了,根据是沈湘议论了苏联声乐专家教学上的缺点,他们将其提高到了反苏的吓人高度。当时的情况是天津市委在每所高等学校派一个联络员,由联络员直接把支部意见反映到市委反右领导小组。康生作为中央派来的特派员,直接领导市委书记黄火青同志,在高等学校党委负责人列席的情况下,确定划“右派”的名单。由于我也学过一点声乐,对于沈湘的议论我认为这只是学术问题,并且学校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有的社团动员沈湘出来讲话,沈湘明确表示“出头露面来反对党组织我是坚决不干的”。根据这个情况,我在列席市委反右领导大会上指出沈湘不应划为“右派”。这不是我在表功,更不是要推卸我在反右扩大化中应负的责任,只是说明,不是历届运动都对沈湘有不公正的结论,这是历史,史实不能以讹传讹。至于文化大革命,沈湘当然会受到冲击,我作为学校负责人也难幸免。文革中,我和沈湘被关在同一个“牛棚”里,朝夕相处两三年之久,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了。

最初,沈湘同志与我谈话好像有点顾虑,谈得更多的是声乐艺术。从我年轻时在哈尔滨和夏利亚平的邂逅,谈到他和苏石林说英语笑话;从各自的生活经验谈到男女性爱问题,后来,才变成相互信任、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了。

将近两三年中,沈湘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第一,沈湘的文化基础知识很广博,对西方文化了解很深。我们可以谈到西欧音乐文化和基督教的关系,音乐上不同流派和文学、美术发展的关系……。

第二,精通西方声乐文化,评价历史上和当前的声乐家时都有

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能够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表现声乐艺术上的问题,比如说,他用“金属音儿”和“瓷器音儿”来形容声乐家戏剧性和抒情性音色的不同,等等。

第三,他能做到厚积薄发和深入浅出,人很豁达、善良,能够与人说掏心窝的话。

历史对沈湘同志的不公正待遇,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历史上偶然事件的误会,二是我们“左倾”思想和政策。正是因为是在文革中共同度过一段患难的生活,使我产生了对像沈湘等一些好同志的内疚之情。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也没有能力和觉悟来为沈湘同志仗义执言,但对我的内疚做一点补救的事,还是想到过的。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音协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音乐理事会,当派我作为代表团团长到瑞典参加音理会年会时,一方面我需要一个得力的英文翻译(我讲话从来没有稿子,我认为只有沈湘能够胜任这种即席翻译),另方面能保荐沈湘出一次国,也许可以改变他的处境。但我一个人推荐没有作用,便去找了能说上话的夏衍同志,他也签了字,才使沈湘能顺利与我同行。后来,也真的开始改变了沈湘同志的政治处境,这件事对我也是一种内心的安慰。

沈湘同志晚年的辉煌贡献,是他在逆境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结果。

北 京

2001.5.16

注①: 赵沨 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名誉院长,国家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

编 者 的 话

1998年10月,为了纪念沈湘教授对我国和国际声乐教育事业所做的突出贡献,弘扬他的无私奉献精神,由中央音乐学院倡议并承办,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香港黄自音乐学院、首都师大音乐系、北师大艺术系、中国音乐家协会表演艺术委员会等28家单位联合主办,在北京举办了“沈湘声乐教育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沈湘的老同学、老朋友和学生们;有来自全国各地兄弟院校和声乐界的朋友们。在研讨会上,大家怀着敬仰、惋惜、感激、怀念等复杂的感情来纪念沈湘,有对他在学术上博学广闻的仰慕;有对他宽以待人品格和艺德的敬佩;有对他热爱声乐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与无私奉献的赞扬;更多的是对他的精神、身体造成损失的痛心和对他的早逝的惋惜。学生们对沈老师给予的爱护、教育和培养满怀感激之情,与会者的心情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有的朋友和学生因种种原因不能来参加研讨会,他们写来了书面发言,其中有芬兰声乐界的朋友、在国外的学生和年事已高的喻宜萱教授。在研讨活动中,始终充溢着大家对沈湘的爱戴和怀念之情,也表现出大家对发展我国声乐教育事业的关心和重视。这本集子以研讨会上的论文和发言为主,另外还有一部分文稿不是研讨会上的发

言,而是沈湘逝世后一些朋友和学生陆续写来的纪念文章。我们认为这些发言和文稿蕴涵着丰富而生动的沈湘声乐艺术教育思想,体现了沈湘声乐教学实践的特色。我们认为,如果沈湘的声乐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能够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发扬,使之成为我国声乐教育事业发展的催化剂,能够有利于促进我国声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便于广大声乐工作者和声乐爱好者学习和参考,为了记录和保存朋友们和学生们对沈湘的怀念之情,我们特将能够收集到的文稿汇集成册,以飨读者。

我们相信沈湘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得到安慰的。

目 录

伟大的人格 崇高的理想	王次炤(1)
无私奉献 光辉业绩	喻宜萱(7)
忆沈湘教授	米丽亚姆·海林(12)
我心目中的沈湘教授	约尔马·许尼宁(17)
沈湘教授——声乐的使者	基莫·哈拉(23)
真正的教育家	卡尔(维基)科斯莫(31)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纪念沈湘先生	郭淑珍(34)
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沈湘老师	邹允贞(39)
忆恩师沈湘教授	金铁霖(42)
沈湘教授教学的三个特点	石惟正(46)
怀念恩师沈湘教授	解景田(52)
写在音乐会之前	刘 森(54)
沈湘不朽	田 青(56)
参与编著《沈湘声乐教学艺术》的几点体会	李晋瑗(59)
缅怀德艺双馨的沈湘教授	程淑安(67)
卓识与明教	王占昆(70)
宗师楷模留人间	周维民(74)
怀念恩师沈湘教授	迪里拜尔(80)

亲 吻——纪念沈湘老师	邱 怡(85)
写给敬爱的李老師	邱正桂(90)
师恩难忘	李 泉(92)
沈湘师范“凝千古”先生的师德与风范	陈言放(102)
沈湘教授与林俊卿博士的“咽音练声法”	钟振发(106)
沈湘教授与中国艺术嗓音医学专业	韩丽艳(109)
敬爱的恩师——沈湘教授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岳仁训(113)
初识沈湘老师	文以庄(121)
融会生命的作品阐释	张清华(123)
辉煌的业绩 伟大的奉献	陈长杰(126)
学习光辉榜样 继承宝贵遗产	邹本初(131)
回忆沈湘老师的两件“小事”	王秉锐(137)
主体 敞开 天使	赵世民(139)
忆沈师	陈 默(151)
沈湘轶事二、三则	李晋玮(156)
沈湘修改节目单	刘诗嵘(160)
沈湘在“兰心”的演出	《上海时报》(165)
沈湘教授如何培养一个初学者	聂士超(167)
沈湘教授对我的种种启示	姚恒璐(175)
悼念沈湘教授	沈湘教授治喪委员会 赵世民执笔(179)

伟大的人格 崇高的理想

王次炤^①

沈湘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最卓越的教授之一,是我国声乐教育界的卓越大师,他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为学校声乐教育的发展,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学术建设,为奠定中央音乐学院乃至整个中国声乐教学的国际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84年,由沈湘老师领队兼教练,率团赴芬兰参加国际声乐比赛。他的学生梁宁和迪里拜尔分别荣获了第一名和第二名;1985年沈湘老师再次担任领队兼教练,参加英国第二届卡地夫世界歌手歌唱比赛,他的学生刘跃荣获第三名;1986年刘跃又获荷兰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1987年,他的学生范竞马在英国第三届卡地夫比赛中获奖,第二年又在美国国际声乐比赛中荣获第二名;1989年,他的学生程达在智利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得第三名;1990年又获德国国际声乐比赛第二名;1991年,他的学生黑海涛在意大利耐利亚国际声乐比赛中荣获第一名,1992年又获得了意大利马利奥·迪·摩纳柯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在短短八年中,同一个老师培养出男女五个声部的学生10人次在国际重要比赛中获奖,这在世界声乐教学领域是罕见的。芬兰音乐评论界因此赞颂中国的声乐事业,他们说:“中国具有一流的声乐教授。未来是属于中国的。西方音乐之花不仅在中国得到生存,而且放出夺目的五彩光华。”沈湘老师为中国的声乐

教育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因为如此,他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优秀教师、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1985年,沈湘老师受中国音协委派,前往瑞典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音乐理事会会议;1986年又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戏剧理事会邀请,参加歌剧专题讨论会;1987、1989及1991年连续三届应英国“卡地夫世界歌手”歌唱比赛组委会邀请出任评委;1988年,应意大利第三届玛利亚·卡拉斯国际声乐比赛组委会邀请,出任比赛评委并主持发奖。1978~1992年,连续六年应邀赴芬兰为萨翁林纳歌剧节的培训中心开设的“大师班”授课,为芬兰国家歌剧院主要演员授课。1991年和1992年两次应爱莎尼亚歌剧院聘请为剧院主要演员开设的大师班讲课;1992年应邀为瑞典斯德哥尔摩歌剧院讲课,并应邀参加欧洲声乐教师会议。在整整十年时间里,沈湘老师作为一名中国人,为世界歌剧事业的发展不辞辛劳。他曾经说过:“对艺术而言,户口在中国,事业在全球。”沈湘老师不愧为一名伟大的国际主义音乐使者。芬兰萨翁林纳歌剧节培训基金会的负责人基莫·哈拉曾经这样评价过沈湘老师,他说:“作为一位老师和人,沈教授是我的楷模。沈湘教授身上具有聪慧勇敢、正直善良、通情达理等美德。他总是那么兴致勃勃,使我感受到他的慈祥、宽容和大度。他一年又一年来到芬兰,来到萨翁林纳,来到欧洲其他地方,传授着声乐方面的知识和技巧。沈教授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声乐使者。”

沈湘老师早在1950年就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遗憾的是正当他的事业节节上升的时候,却由于政治运动而使他在艺术舞台上和教学岗位上搁浅。一位真才实学的智者,一位胸怀大志的伟人,整整沉默了20余年。尽管在这20余年的折磨中,沈湘老师依然孜孜

不倦地学习,但终究不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他所应该贡献的力量。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沈湘老师才真正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才真正获得了作为一名艺术家和教育家应有的工作权利,才真正能够实现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所抱有的远大国际主义理想。“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在音乐界取得成效的最生动、最富有说服力的例证,也是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理论在声乐教育界最动人、见效最明显的一次实践和一个胜利。没有邓小平的复出,也就没有沈湘在声乐教育史上的辉煌年代。”(摘自《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新闻稿》)。所以,今天我们纪念沈湘先生,不只是中央音乐学院全体教职员对这位可尊、可敬、可爱的老师的纪念,也不只是中国音乐界对这位可歌、可颂、可赞的卓越的艺术家和教育家的追思,也不只是世界范围内的声乐同行们对这位“聪慧、勇敢、正直、善良”的音乐使者的怀恋,而是千万颗热情的心对改革开放 20 年致以最真诚的赞美和歌颂!

沈湘老师于 1921 年 11 月 11 日生于天津,从小受父亲影响喜欢唱歌,喜爱西洋歌剧,也爱好京剧。中学时代曾获天津歌唱比赛第一名。19 岁就学于燕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同时选修声乐。1942 年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同年考入上海音乐院。1944 年,上海正处于沦陷区敌伪统治之下,上海音乐院院方要带学校合唱团去南京演唱,为汪伪政权集资捐献飞机,指名要沈湘出演独唱节目。沈湘老师凭着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严辞回拒,他激动地说:“已为亡国奴,决不能再当汉奸。”沈湘老师说出了广大爱国师生的心声,但他也因此而被音乐院开除。

“有志者,事竟成。”沈湘老师凭借自己的学习毅力和钻研精神,终于登上了音乐艺术的殿堂。1944 年 5 月,沈湘在上海兰心大戏院

举行了他一生中首场独唱音乐会,他成功地演唱了西洋古典歌剧,德国、法国艺术歌曲和意大利歌剧选曲。当时新闻媒体评赞他为“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中国的卡鲁索”。此后,他于圣约翰大学毕业,并多次在北平、天津举办音乐会,受到听众广泛好评,成为当时国内最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开始和谈,由当时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北平军调处招收译员,沈湘因为出色的英语而被录用为执行部美方译员。由于亲近共产党,在一次谈判中,沈湘如实地翻译并为共产党说话,遭到美方的斥责,声称回北平后要告沈湘一状。沈湘针锋相对地说:“你告总部,我还要告美国总统呢!”沈湘老师就是这样正直、勇敢。

1947年,沈湘老师应北平师范大学之聘,任音乐系副教授。当时一位赏识沈湘演唱的好心人为他争取到赴美学习的全额奖学金,但沈湘老师对美国没有好印象,同时他深深感到“共产党解放中国,祖国大有希望,自己有做不完的事”。爱国心使他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立足于国内的声乐教育。

1949年,全国解放后,沈湘老师经常参加演出,他是中国乐坛上第一个进中南海演唱《黄河颂》的歌唱家。1950年调到当时设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不幸的是,由于政治运动而使他的事业耽搁了二十多年。他是全校闻名的老“运动员”,每次政治运动一来,沈湘老师总是“首当其冲”。

20世纪50年代末,沈湘老师在中央音乐院待分配的时候,曾到北京西北郊的太舟坞培育地瓜秧。为了学习、研究民族歌唱法,沈老师经常去京剧院拜师,探索传统戏曲艺术,借鉴民族发声法。

20世纪60年代,沈湘老师又到北京天坛医院耳鼻喉科嗓音门

诊部工作了几年，治愈了不少演员的嗓音疾病，挽救了许多演员的艺术生命。

“文革”时期，沈湘老师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关进了“牛棚”，成为音乐院打扫厕所的“专家”。他一丝不苟，认真真真，把他“承包”的几个男女厕所整治得干干净净。

1970年，将近50岁的沈湘老师和学校的师生一起到下放部队农场劳动。经过部队反复调查核实，1972在部队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部队领导郑重宣布沈湘的历史是清白的。沈湘老师的冤屈虽然得到昭雪，但沈湘老师的还是属于编外人员，仍然没有他的用武之地。只有改革开放以后，沈湘老师才真正获得第二次艺术生命。

沈湘老师坎坷的一生令人心碎，但他从不抱怨，即使是在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时，他依然认为这是一时的误会，“国家那么大，来个运动错几个难免。问题总会弄清楚。”沈湘老师从青年时代“决不当汉奸”；解放前夕放弃出国机会留在国内任教；解放后二十余年的颠簸；一直到事业有成的晚年，他的心始终紧系着祖国和人民，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沈湘老师在任何时候，总是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人世间一切酸甜苦辣，他永远向前看，永远看到光明，看到未来的前景。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会沉落在恩恩怨怨之中。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他能够宽待一切人，这就是沈湘老师伟大的人格，也是他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沈湘老师博学广闻，有十分深厚的欧美文学功底。同时，他又有较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并熟悉大量西洋古典和近代的音乐文献，这是沈老师在艺术上成功的基础。沈老师在学术上博采众长，主张百花齐放。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向多位老师学习，广泛涉猎。为了学习、研究民族民间演唱发声法，他去中国京剧院拜师，探

索传统戏曲艺术,借鉴民族演唱法。在教学上,他因材施教,善于启发诱导,并鼓励学生向别的老师请教。沈湘老师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容纳了古今中外优秀的音乐文化传统,这也是沈老师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沈湘老师的事业决不仅仅在于培养国际比赛获奖者。他曾经说过:“作为中国的声乐家,不为中国民族演唱事业做点工作,是愧对老百姓的。”“培养学生在国际上获奖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追求提高全民族的音乐水平。”在他抱病参加第七届全国政协会议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呼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应一起抓,国家的文化工作要有全面长远规划,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划,这关系到祖国的千秋万代。”

沈湘老师不只是一位艺术家,也不只是一位教育家,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劳动者,他无愧为一位全国劳动模范,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岗位上为人民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沈湘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我想他一定会在另一个世界挂念我们大家:学校现在怎么样?教师和同学怎么样?国家怎么样?人民怎么样?我这样说是因为沈湘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将会永远激励着我们。让我们以沈湘老师为榜样,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发展,为我国的声乐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共同奋斗吧!

注①:王次炤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